

旅伴

丛书

2

漩涡里的小

亨得

17.1

2



B1125\10

I217.1
149
:2

卷首语

交通日益发达，天下变小了。因公出差，休息度假，旅行成了寻常事。车船劳顿，客舍孤寂，常想一册在手，借以调节精神；交涉之余，游览过后，每念开卷有益，以求心理平衡；特别是长途旅行，等待检票之前，登上车船之后，或徘徊踟蹰，或抱膝枯坐，百无聊赖，“闲饥”难忍，更需要精神食粮来填补充实。

人生不也是一次长途旅行么？一个目标接一个目标地奋斗，一站又一站地前进。紧张拼搏的工作日过去，人们格外珍惜清闲自在。不错，八小时之外，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以进行个性化的活动，以求更好地完美自己、发展自己。不过，也有许多人只想让自己松弛一下，以利再战；那末，就让赏心悦目的书刊来与他作伴吧！

有了闲暇时间，就自然有闲暇文化。于是“旅伴丛书”就应运而生。

“旅伴丛书”刊载多种多样的通俗文学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有稗官野史，也有谈天说地摆“龙门阵”；既写普普通通的凡人小事，也写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有神游八荒的科幻，也有惊险离奇的侦破；笑林谐铎，发解颐之快语；传说掌故，启思古之幽情。让人们在读书中愉快地得到消遣、增加知识，陶冶情性。

《旅伴》一月一本，有图有文，开本小，便于手持袋装，是经济实惠的刊型书、书式刊。

“行行重行行”，愿《旅伴》与君同行！



B 579977

亨得利斧影

崔亚斌

血斑斑 老更夫惨遭毒手
惊咄咄 巨额款豁然失踪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八日清晨，沈阳市的著名商业区——中央大街刚刚从沉睡中醒来，街上行人稀少，空气中弥漫着深秋的寒意，与素常那车水马龙、肩摩踵接、欢声笑语的热闹景象比较，显得格外空旷而静谧。

位于大街中段路南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的二楼，临时住着商店职工老庞的一家。这天才五点半左右，老庞和他的十八岁的儿子小亮就起来了。小亮见自家的垃圾箱已经装满，就端起去倒。商店只有临街的前门一个出口，要出去必须经过营业大厅。小亮来到院里，用手一推第二道后门，咦，怎么没关呢？他想，罗爷爷一定已经起来了。往日，年逾六旬的老更夫罗民总是起得很早，开亮营业大厅的几盏日光灯，打开后门，洒扫庭除。可是今天，整个大厅显得昏昏暗暗，看不到罗民的身影。小亮向东南角的玻璃货柜走近几步，往货柜后面罗民用椅子简单搭起的床上一望，发现罗民还在蒙头大睡，叫了两声：“罗爷爷，罗爷爷！……”可是，罗民纹丝未动。小亮以为他睡得太实，又高声叫：“罗爷爷！罗爷爷……啊？！”小亮突然变得目瞪口呆，因为他看见罗民的棉被上，有很多斑斑点点的血迹！……不禁浑身一阵颤悚，“噫噫噫”抹身跑回楼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把这事告诉了老庞。老庞被上头

服，火速去找住在附近的人保干事隋忠清……

“呜！——”一阵急促的引擎声撕碎了清晨的宁静，数十名市、区公安干警分乘吉普和摩托风驰电掣地赶到现场，开始了紧张而有条不紊的勘查。

“亨得利”，在旧中国那些司空见惯的取意吉祥的商号名称中，给人印象颇不一般。有人误以为“亨得利”三字表明这家钟表店是由外商经办或是什么外语的译音，其实不然。说穿了，亨得利也未能免俗，不过是“万事亨通得利”的意思。七十多年前，浙江人应、王、张三姓在镇江合资首办的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由于生财有道，经营得法，发展很快。以后在上海、北京、天津、沈阳、郑州等大城市都开办了亨得利钟表眼镜商店，最兴盛时期有二十七处分号。沈阳亨得利最早设于大西门，后于一九二九年中街买下地皮，按钟表商店的式样和营业格局设计，建起一幢座钟型三层楼，从此生意更加兴隆，越做越好，在沈阳发展了青年、新华、万年生等五家姊妹店。亨得利钟表店的主要特点是经营高档商品，质量好，买卖大，声誉高。常言道：树大招风。亨得利财源茂盛，免不了为某些见财起意之徒所垂涎，早年间就发生过一起绑架敲诈案，虽然商店经理侥幸未被劫走，可全店员工被吓了个心惊胆战。纵观亨得利半个世纪的营业史，数得着的案件也仅仅那一次而已。谁曾想就在开业恰值五十周年的今天，竟发生了如此血腥大案，别说中央大街，就是整个沈阳城都被惊动了。

公安局甄副局长身体魁梧，面容刚毅，是个机智干练的中年刑警干部。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轻轻掀起被害者身上的棉被，发现他脸上还蒙着一块布。拿开布，只见死者的后脑和右耳上部等处颅骨开裂，但流血不多，显然是被沉重的钝器击毙。

“死在梦中。”甄副局长眯起眼睛，惋惜地判断说。

刑警小年说：“是啊，他面容安详，没有一点儿痛苦表情，看来被害时没经过什么搏斗和挣扎。”

“还有这，”市刑警大队汪副大队长用手指着被害者前额上横流的血迹补充说：“如果他曾坐起来或站起来，血就顺着脸颊往下流了。”

“老汪，老甄，你们看！”刑警老钟用手指着营业大厅纵深处，亦即通往后院过道的地面上，有四张面值五元的钞票……

“呀，钱！”隋忠清惊叫起来。“可能表库里的现款被盗了，装钱的金柜放在表库里！”

甄副局长等人迅即来到表库前。那表库有三道门，其中一道十几厘米厚的大铁门上，本来装着特制的机关锁，锁上门时，粗大的铁销子一插紧，别说是撬压，就是放颗手榴弹爆炸，也不见得能炸开。可不知什么时候，这一套机关锁失灵了，代之以普通的锁头和暗锁。尽管是三道门，可比起那固若金汤的机关锁来差得多了，犯罪分子因此有了可乘之机。

经过现场勘查，发现表库的三道门锁被撬，库中一个手提金柜里失盗人民币六千八百八十二元。据隋忠清说，昨天商店派出四人到苏家屯区七四一六厂登门服务，卖出一批畅销手表，营业收入五千多元。因为回到商店时间已晚，就将这笔钱连同商店当天的一部分营业款共七千多元，一并存入手提金柜中。罪犯在中心现场留下来木工斧子一把，斧背上有血迹，显然是凶器；扁铲、钳子和起钉子的拔橇各一件；蓝色毛料帽子一顶，劳动布工作服一套，衣服上溅有血点。商店后楼楼下一间木工房的门锁被撬，锁头失踪。经查证，在中心现场发现的木工工具、衣服、帽子都是取自木工房，就连被害者脸上遮盖的那块布也是罪犯用刃器从木工房里一件旧衬衣的袖子上割下来的。在表库头道门和二道门之间，发现一个胶底鞋的鞋

印，勘查中在木工房隔壁的锅炉房发现了这双鞋，是一双军用黑色布面四号胶底鞋，鞋面上溅有血点。在二楼的油毡纸房顶上，发现一处轻微的擦痕。据亨得利西邻沈阳市皮鞋四厂门市部后院的住户反映，下半夜曾听到院内通到二楼平台的木梯上有人急促走动的响声，早晨发现门已经开了。初步判断，罪犯是从皮鞋四厂门市部后院拨开门，越墙潜入亨得利后院的。

除此之外，还在后院下水道口发现一把螺丝刀，螺丝刀铁杆弯曲，上面有压痕。在锅炉房的配电盘上，发现一把六寸克丝钳子，钳子刃部附着金属碎屑。

小年注意到，在勘查中，不仅甄副局长和汪副大队长的神情显得格外严峻，就连老钟也紧皱双眉，好久没说一句话。小年心里清楚，尽管犯罪分子几乎把作案所用的全部工具和衣物都留在了现场，可是，却未发现一处可疑的指纹，这说明罪犯十分狡猾……想到这里，小年低声对老钟说：“看来，这个案子挺棘手哇！”

“嗯！”老钟赞同地点了点头说。“虽然从压锁的痕迹来看，罪犯用的力量有时自相抵消，不像老练的惯盗干得那么麻利，可是许多迹象表明，这个人具有一定的作案常识，并且经过周密的预谋和准备。”

“会不会是金蝉脱壳？”

老钟沉吟一下回答：“作此结论为时尚早。”

经过一段现场勘查工作，甄副局长和汪副大队长在一长条长椅上坐下来，他们沉默无语，显然都在脑海里梳理着这桩血案的线索。长年的职业锻炼，使他们在任何复杂的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不过早地作出任何没有确凿依据的判断。后来，还是甄副局长首先打破了沉寂：

“老汪，从现场上看，首先牵连的有两个人。据人保干事小隋说，木工工具的主人名叫刘俭，是商店唯一的木工。那四号胶底布鞋的主人名叫刘辉，是商店的验光员。”

汪副大队长思忖一下，建议说：“先把刘俭找来，我们了解一下吧。”于是，甄副局长立刻叫人把刘俭找来。不料，没等问上几句话，刘俭就急不可耐地说：“我的木工房……前天夜里就被人撬过一次啦！”

甄副局长和汪副大队长听了此话，都不觉一怔……

正是：迷雾尚弥漫，疑云又涌来。

二、 缉真凶 公安战士张罗网 辨良莠 木匠小刘得解脱

木工刘俭，二十五岁，性格诙谐开朗，一九七五年进店当木工，平时表现还不错。十月十八日他一上班，发现商店门前围观的人很多，还有些身穿警服的公安人员进进出出，就在存车时向看车的老太太打听。老太太认识刘俭，用严重的语气说：“你还不知道？你们享得出事啦，打更的老头夜里被人用斧子砍死啦！”刘俭一听，心“格登”一下子，“怦、怦”地激跳起来，暗想：完了，保准我的屋子被人撬了！刘俭能够推断此事，并非他有何“特异功能”，而是事有前因，使俭产生了一种预感。原来，早在十月十六日他一上班，就发现木工房的门锁不见了，门框和门鼻儿上都有明显的撬压痕迹。刘俭大怒，高声嚷着问：“谁撬我的门了？谁撬了？”问了一阵，不见有人答言。查看室内之物，并无一件丢失。他暗想，可能有人因为急用借了工具，现在装作不知。于是，就向领导作了汇报，以后也就没人再提此事。傍晚下班，他从工具箱上拿下一个小锁头将门锁上。哪知事隔一天，木工房再次被撬，而且这次非同小可，自己放在屋里的工作服、帽子，连同平日使用的各种工具，差不多全被罪犯“借用”了，杀更夫，盗巨款，震动了整个沈阳城！刘俭想，“这要是抓不着凶手，我不得背上黑锅吗？”所以，现在没等

甄副局长向上几句，他早已哭得泪人儿一般，害怕，委屈，又有几分牢骚。甄副局长让他仔细回忆，将平日带来木工房的人无一遗漏地开个名单出来。

亨得利十月十八日抢劫杀人案发生后，省、市各级公安部门十分重视，经与商店上级部门研究，决定商店停业七天，以利于侦查工作。市公安局和区分局迅速挑选精兵强将，组成“10.18”专案组，由甄副局长和汪副大队长负责，老钟、老丁、小年等也都是参战人员。

本来，亨得利位于商业区，案件发生的消息早已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再加上《沈阳日报》很快在头版披露了这条令人发指的消息，全市几乎人人皆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谈及罪犯无不怒火中烧，咬牙切齿。此案案情重大，性质恶劣，为全市解放以来所罕见，不但上级重视，亦为全市人民关注。所以，甄副局长和汪副大队长从省、市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那里领受了任务之后，连日加紧工作，参战的公安干警和商店职工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决心倾尽全力早日把案子侦破。当然，甄副局长心里明白，要侦破这“10.18”案件，决非轻而易举。罪犯作案手段谨慎、周密而又狡猾，其指纹、足迹均未获得，显然增大了破案的难度。国家已颁布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侦破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和政策。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多年的刑侦工作也使甄副局长等人深深懂得，案情复杂压力大，更能激起公安战士和广大群众的智慧和勇敢。难道能让几十年兢兢业业的老更夫罗民白白地死去吗？难道能让偌大一笔巨款落入罪犯贪婪的黑手吗？罗民惨死后，抛下了老伴和几个孩子。他的老伴儿受到巨大刺激而神经分裂，在大街上奔跑着，呼喊音，叫着罗民的名字……难道我们能让凶狠残暴的罪犯逍遥法外吗？不能！专案组的同志们经过分析，认为“10.18”案件的犯罪分子可能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部流窜人员作

案；二是内外勾结作案；三是内部人员作案。在现阶段，三种可能都不能排除。这就决定了要侦破“10.18”案件必然工作量极大，而且要求细致，丝毫马虎大意不得。打虎哪怕高山险，擒龙何惧海水深。专案组坚定信心，不畏艰难，发动全店职工摆疑点，提线索，进行大揭发、大检举，撒下了围剿犯罪分子的天罗地网。

小木匠刘俭和甄副局长谈话之后，同其他职工一样，回到了与亨得利隔街相对的姊妹店——青年钟表眼镜商店。不久，有人来告诉他：“下班别走，听候通知。”小刘独自坐在商店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觉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恨不得立刻接到公安部门的通知：“凶手抓到了，此案与你无关。”可是他知道，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时间飞快地流逝，刘俭抬腕看了看表，快到十点了，隔窗向外眺望，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他心里越发焦急起来：“公安局到底要把我怎么样呢？这么晚了还不回家，妈妈一定以为我‘进去了’吧？……想来想去，他一拍大腿：“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回家！”骑上自行车，一溜烟似地奔回家去。

刘俭回到家里，果然一家人都在惦记着他。妈妈问到了案情，也是心惊肉跳，担心地对儿子说：“唉！解放前的事我可知道，抓不着凶手，就抓有嫌疑的人，甚至毫不相干的人去顶替。坏蛋用的都是你的东西，公安局要是抓不着他，还不得把你……唉！”刘俭气愤地说：“妈，要是真把我抓进去，我就和他们干！我没犯罪，我不怕，我不怕！……”他嘴上一口一个“不怕”，心里却十分难受，鼻子一酸，成串的眼泪顺着两颊流了下来……

第三天，老钟又找刘俭谈了话。老钟问：“你说说看，可能是什么人作的案？”

刘俭眨了眨眼睛，以为又来捉自己，本想采取不合作态度。可是看到老钟正在认真地等着他的回答，想了想说：“嗯……他使用的都是我的家什，说明对我相当了解，也知道我这屋里尽有什么……”

老钟鼓励他，“说下去，说下去。”

刘俭又说：“也可能他间接认识我。中街这么热闹，加上我们商店的营业特点，人来人往的……”

他俩谈了很久，气氛比较融洽。最后，老钟说：“小刘，你再好好回忆一下，都有谁常到你这小屋里来，一个也不要漏掉。”

当天下班，刘俭心里很高兴，因为他感觉到了专案组对自己的信任，车也骑得格外轻快。可是到了家门口，他却突然一怔：“嗯？怎么胡同口有两个人蹲着抽烟呢？……从小说和电影上常看见公安局搞侦查盯梢，眼前这两个人大概是公安局派来‘蹲坑’监视我的吧？哼，我不怕！”他走进屋，一抬头，又发现正对自己家门的公社食堂玻璃窗上，本来已经结了一层轻霜，唯独其中一块玻璃上有个用嘴哈成的小圆孔，他又自作聪明地一笑：“哼，我知道，这也是监视我的，我不怕！”一股怒气随之在他心头升起……

不久，老钟拿出一把克丝钳子，也就是出事当天从锅炉房配电盘上发现的那一把，放到刘他面前，问：“这把钳子你认识不？”

刘俭看了看，绷着脸，摇摇头：“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

“可是验光员赵宝宇说你认识！”老钟严肃地说，“赵宝宇讲，这把钳子是验光室的，你在他那里见过，还和他开玩笑说，这是你的钳子！”

刘俭心中一震，脸刷地红了，半晌才说：“可能有这

事……我记不清了。”

“那你为什么一口咬定说不认识呢？”

“我……我怕你们再捉我，没完没了的……”说着，低下了头。

老钟心里暗暗好笑，但脸上毫无变化，诚恳而又严肃地说：“小刘，你不要胡思乱想，应该相信我们，协助我们才对。”

刘俭渐渐地抬起头，含泪的目光正碰上老钟那严峻而充满诚挚、信任的目光，这目光鼓励了他，就抹了一把眼泪，和老钟仔细谈了起来。

半月后，专案组决定解脱刘俭，根据是：经过调查，刘俭没有作案时间，经济上也没发现什么破绽；假如罪犯是刘俭的话，他在作案中是那样小心谨慎，为什么偏偏要使用自己的许多工具，事后又把它们连同自己的衣帽都丢在现场上呢？这是无法解释的。于是，甄副局长在全店职工大会上，对刘俭在前一段协助破案方面所做的事情作了表扬。这表扬既教育了刘俭，又鼓舞了大家。刘俭的肩上好像一下子卸下了一块大石头，眼里闪动着泪花……

这天早晨，刘俭上班走进木工房，觉得屋里太乱，就动手收拾。当他扫地的时候，忽然从光线昏暗的暖气片下面扫出一个锁头来。刘俭眼睛一亮：“啊，这不是木工房第一次被撬失踪的那个锁头吗？为了找到木工房两次被撬失踪的锁头，公安局的同志几乎寻遍了商店内外的每个角落，连厕所的粪便都拘得干干净净，用筛子筛，用水冲；小年还拿着手电筒，把营业大厅墙上挂的那些广告宣传板的后面都找了一遍。他们的工作真辛苦啊！看来，这两个锁头对于破案一定是很重要的。可是，现在锁头是在我这屋里找到的，如果把它交出去，他们会不会又来捉我呢？会不会再招来麻烦呢？”刘俭蹲在地上，两眼紧盯着那个锁

头，想来想去，斗争了许久，最后终于决定，把锁头交出去！

没过多久，刘俭又在木案下面的碎刨花里发现了木工房第二次被撬失踪的那个小锁头。

找到了两个锁头，使专案组大受鼓舞，因为，这两个锁头是破案的关键一环。经过技术鉴定，罪犯曾用放在锅炉房配电盘上的那把钳子两次撬开木工房的门锁。这就说明，商店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找到第二把锁头之后不几天，刘俭正在屋里干活，门“吱”地一声开了，他的好朋友——验光员赵宝宇走了进来。因为两人平时关系满好，赵宝宇常常在上下班路过或者工间休息的时候到木工房闲聊，所以刘俭并不在意，一边推着刨子，一边和赵宝宇唠了几句闲嗑儿。赵宝宇临离开的时候，神秘地凑近刘俭的耳边，眨了眨眼睛说：“我告诉你，可不能跟别人说，现在我秘密监视着刘辉哩！”

正是：网收鱼频跃，弓响鸟乱飞。

三、事古怪 电影院里生疑窦 情蹊跷 螺丝刀上起波折

亨得利商店设有钟表和眼镜两个营业项目。顾客如想配副眼镜，先要到商店后面二楼验光室，由验光员验明究竟是近视还是散光及其度数，然后才好配制合适的眼镜。验光室共有十二名工作人员，男、女各占一半，刘辉和赵宝宇是其中的两名男职工。

刘辉，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球发，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是商店的老职工。他能言善讲，性格有些倔强。因为家庭不睦，已经搬到商品二楼住了数月。后因商店催撵，经别人介绍，到魁星楼垃圾转运站的站房，同一个姓于的老头儿住在一起，将衣物、杂品等存放在商店锅炉房内。刘辉平日与外界交结较广，又很好面子，每与朋

友下饭馆，自己手头再紧，也从不让别人掏腰包。所以，虽然独身生活，花销仍然很大，经济上时常拮据。不过，刘辉在这次工资升级中获票不多，这件事一直使他快不快。“10.18”杀人抢劫案发生以后，刘辉被列为嫌疑对象。原因是明显的：在锅炉房发现的那双溅有血迹并与中心现场留下的鞋印完全吻合的布鞋，是刘辉的；那把参与两次作案的验光室的钳子，也是在刘辉存放东西的锅炉房内发现的；刘辉曾在商店住宿一段较长时间，自然对商店内部各种情况及更夫罗民的脾性、习惯等等都很熟悉；何况刘辉在商店住宿的几个月中，罗民对此很是不满，有几次当面冷言冷语，很使刘辉难堪……特别是案件发生后，验光员赵宝宇反映的一些情况很令人注意。赵宝宇，二十六岁，身材修长瘦弱，长脸宽眉大眼。他一九七六年一月进店，向验光技师纪武元学习验光技术。因为他头脑聪明，性情腼腆羞涩，文质彬彬，技术上学得很快，人缘儿又好，深得大家称赞，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青团员。他进店时间虽短，工资升级中却获得三十多票，与刘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所以，案件发生后，赵宝宇在人们眼中很快成为一名依靠对象，他自己也积极提供情况。在人人摆疑点的时候，小年曾问过赵宝宇：“喂，说说你的看法，这个案子可能和哪些内部人员有牵连？”赵宝宇沉思许久，才审慎地说：“如果怀疑作案分子跟我们内部人员有关的话，我看来找刘师傅的人比较多……”

小年问：“你说的是哪个刘师傅？”

赵宝宇笑了笑说：“就是刘辉呗！”

随后，赵宝宇又提供一个情况：木工房第一次被撬那天下班以后，刘辉是最后一个走的。赵宝宇曾把验光室唯一的门锁钥匙放在柜台上，当时发觉刘辉正站在他的身后，不久钥匙就失踪了。从那以后，下了班验光室的门就不再上锁，只在门框上钉很钉子，再把钉子掰倒了把门别

住。还有，刘辉以前就撬过验光室的门……

从作案时间上进行侦查，是一个重要方面。偏偏在调查发案前后几天刘辉住宿的问题上，也出现了疑点，垃圾站房的老于头证实，案件发生前后，刘辉有两次外出，夜未归宿。前一次已得到证实，是在一个朋友家喝酒，住了一夜，后一次在时间上发生了岔头，刘辉究竟是十七日还是十八日在外边过夜的，老于头却说不准了。问到刘辉本人，他说曾到一个姓徐的朋友家住过；可是调查这个姓徐的，却说刘辉是十九日以后来的。然而，专案组在案件发生后就对刘辉的痕迹予以密切注意了，姓徐的所说刘辉十九日住在他家完全不对……就这样，时间问题一直落实不下来。

为了搞清问题，甄副局长和其他同志曾严肃而耐心地同刘辉谈过多次，但没有什么进展。有时谈着谈着，刘辉就变得激动起来，抱怨说：“你们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为什么怀疑我？……”然而，奇怪的是，刘辉的行踪却变得越来越反常而诡秘，有些事情甚至很难作出解释。比如，有人反映，他明明刚从后门登上一辆无轨电车，可是，略呆一会儿，当电车就要关门开走时，他却又从前门跳下来了；他明明走进光陆电影院看电影，可是开映后没过二十分钟，他又匆匆地走出了电影院……所有这些，能是无缘无故做出来的吗？

一天，小年在谈话中间刘辉：“你有几把螺丝刀？”

刘辉立即警觉起来，想了想回答说：“一把。”

“哪来的？”

“我花一角三买的。”

“螺丝刀还在吗？”

刘辉转动一下眼珠，回答说：“我又把它卖了。”

“卖给谁了？”

“鲁林。”

“鲁林是谁？”

“咱们店里修表的，现在在家病着。”

谈话后，小年心里暗暗奇怪：像刘辉这样一个为了朋友可以慷慨解囊、大把大把花钱的人，难道会为了区区一角三分钱而卖掉一把螺丝刀吗？何况买主是本单位的一位同事！

小年决心把事情搞清楚，就来到鲁林的家。可是，一见到鲁林，却使小年目瞪口呆了：鲁林患晚期喉癌，喉头已被割除，神智不清，气息奄奄，行将就木，根本不能说话了！……这究竟是意外的巧合，还是刘辉狡猾的搪塞呢？

小年十分恼火，对甄副局长说：“我看干脆，把刘辉拘留起来，他就老实了！”

甄副局长问：“凭什么拘留他呢？”

小年说：“光凭他那双腿，就是重大嫌疑，拘留起来也不违反‘两法’。你看他，一口一个‘以法律为准绳’，一口一个‘以事实为依据’……咳！你越是想搞清他的问题，他越是把事情弄得一团乱麻似的。”

“小年，以拘代侦是错误的，咱们不能那样做。”甄副局长说。“这些天，省、市局领导同志几乎每天都亲自了解案情，指挥和帮助咱们破案，一再告诫咱们要沉着，冷静，坚决按‘两法’办事。犯罪分子越是狡猾，咱们越是要克服畏难和急躁情绪，变压力为动力，把工作做得更细致，更踏实，稳扎稳打。咱们既不能冤枉好人，也决不让罪犯逃脱！”

甄副局长语重心长的话，深深地印在小年的心上。暗想：“对呀，自己早就给自己打了预防针，要沉着、沉着，怎么事到临头又急躁了呢？”小年内心埋怨着自己。甄副局长虽然谆谆地开导小年，可自己的心里也像浪花一样翻滚着。他何尝不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获罪犯呢？

可是他知道，案情越复杂，越要慎密、细致，点滴的疏忽不但容易伤害好人，而且会打草惊蛇，放跑罪犯。……鞋，脚印，螺丝刀，钳子，赵宝宇等人反映的情况，还有无轨电车上和电影院里的行迹，两夜未回垃圾站房等这一条条可疑的线索，像一道道光柱，全都聚交在刘辉的身上……拘留起来审查他吗？不，没有确凿的证据，还不符合“两法”的精神……可是，如果凶手真的是他，会不会逃跑或发生别的意外呢？看来，需要更加密切注意他的行踪。

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了收获。一天下午，赵宝宇匆匆走进商店人保组，对隋忠清说：“有个刑满释放分子，来找过刘辉啦！”

正是：飘忽不速客，何故登门来？

四、报信息 烧麦馆里谈机密 观颜色 垃圾站房察征候

人保干事隋忠清见赵宝宇前来汇报情况，让他坐下细谈。

原来，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有个中年男人来到验光室找刘辉。赵宝宇抬头一看，认识此人姓钱，前几年曾被判刑。刑满释放后，在市郊就业，同刘辉混得很熟。于是，赵宝宇不动声色地注意起他们的一举一动来。刘辉和姓钱的扯了一阵闲话，已到午休时间，刘辉说：“走，今天大哥请你到马家烧麦馆吃烧麦去！”

赵宝宇一听，感到机不可失，就接过话茬儿说：“吃烧麦，好哇！老刘，你给我也代买一份，我过会儿就去！”

“行！”刘辉并未心疑，爽快地答应了。

过不大工夫，三个人在烧麦馆里碰了头，在一张饭桌上吃起沈阳城内小有名气的马家烧麦来。刘辉还要了酒和菜。姓钱的一边吃着，一边不时用戒备的目光扫一下赵宝

宇，欲言又止。刘辉发觉后说：“老钱，宝宇不是外人，跟我挺好，你有什么话就说吧！”姓钱的这才四面望了望，凑近刘辉，压低声音说：“我来告诉你：公安局为了你们亨得利那件案子，派人到我们那儿，通过我，了解你去啦！是骑着摩托去的……”

“是吗？”刘辉一怔，头上暴起了青筋，忿忿地说：“哼！让他们去调查好了，老子不在乎！”端起酒杯，一扬脖，干了。

“那当然！”赵宝宇用关心和安慰的语气插话说。“老刘，你没干那个事，他再调查也是白搭，怕啥的！”

“我才不怕呢！”刘辉说。“现在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

吃喝完毕，赵宝宇很快地把刘辉和姓钱的甩开，来到了商店人保组……

隋忠清听完，想了想说：“你给写个证实材料吧！”

“好，明天我就送来。”赵宝宇笑了笑，走了。

刘辉和姓钱的离了烧麦馆，边走边唠，回到亨得利门前，姓钱的告辞而去。直到这时，刘辉才突然发觉赵宝宇不见了，走时也没打招呼，心中不禁有点儿纳闷儿。原来，刘辉和赵宝宇两人虽然年龄相差二旬，性格却很投合，说得来，处得好，时间一长，成了忘年之交。刘辉所欣赏的自己那一头大方匀称的球发，就是赵宝宇的手艺。刚才吃烧麦，刘辉照例没让赵宝宇掏一分钱。可是，今天临分手，赵宝宇连个招呼都不打，这可是过去相处所来见的。刘辉联想起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几件事情，不禁产生了疑心。案件发生后，商店领导重新安排值班人员，第二天就有赵宝宇一个；而刘辉，当然没份儿。刘辉还觉察到，每逢专案组找赵宝宇，谈话时间都很长，不用说，是在通过他了解情况，特别是案件发生后不久，专案组拿出